

## 高加林的“无为”与路遥的“选择”

雷前虎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 要]细读路遥小说《人生》,从主人公高加林的悲剧中,深思其“无为”的行为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农村时代政治话语下的隐在的政治性;另一方面源于作家的“选择”,路遥纠结于政治和道德话语的挣扎,呈现出道德性倾向。

[关键词]《人生》;无为;选择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11)04-0089-02

80年代的文学似乎已经被放入了历史的“故纸堆”里,任凭后人评说。翻开文学史沉重的印册,仿佛那些青年的、刚脱去青涩的外衣的作家们,用着文学的旗帜连写带喊的冲到了我们的面前。他们的名字显然已经被很多人铭记了,他们的工作也得到了社会和学界的肯定,无论是在荣誉、地位上,还是现实的市场经济的“稿资”上。人们记住了贾平凹、陈忠实、韩少功、北岛等等很难书尽的名字,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文学所可以达到的顶点。在他们之中,有这样一位作家,执着于西北的文学热土,用生命书写着80年代农民的挣扎和对时代所热衷的希望,孜孜不倦,直到耗尽了生命的“能量”,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着的主人公和读者。

作家路遥已离我们远去近20年了,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文学遗产却不断地生发出勃勃的生机。笔者依然记得初次读那厚厚的《平凡的世界》所受到的震撼,并深信“在未来的某天,人们在混凝土的屋子里丧失了奋斗力的时候,路遥将会带着力量归来”。作家并没有因为逝去而被遗忘,相反人们在以各种方式追忆着他和他的作品<sup>[1]</sup>。而我认为,最好的追忆莫过于深入文学的世界,再次的聆听路遥文学的“声音”,让它获得应有的价值和“判断”。打开面前的小说,不是很厚实,却在发表之初就引起了一场文学的争论。《人生》中的高加林,这个言说不尽的主人公,有人称赞他为“新时期农村的青年形象”,也有人称之为“城乡交叉地带的奋斗者”<sup>[2]</sup>。如今,高加林的形象还有他的悲剧有多篇的文章探讨,各执一言。笔者浅陋,对作者路遥的创作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想找点线索,供大家指教。

高加林的名字因为电影《人生》的上映让更多的中国知道了这个农村的青年,而另外一个异国青年于连也因《红与黑》的广泛传播得到了世界的关注。于连,这个时代的宠儿,在中国的史著中得到评价异常的“高贵”。故事是一个关于政治压迫下的青年的奋斗悲剧史。于连只是一个群体的代名词罢了,在法国波旁王朝复辟下的青年们,没有进阶的途径,唯有通过“手段”获得成功。这是一个野心家的挣扎和攀爬之路,他拥有聪敏的才智和机智的办事能力,为了获得权利和认可,他借助女性的力量,半是自我的肯定,半是手段向梦里的“成功”奔去。结果,作为悲剧,他控诉着时代的丑陋,引导着探索和斗争。于连是一个主动奋斗的野心家形象,不断地用“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期间不乏心理的苦痛的人性挣扎,使读者既恨又爱这个“野心家”。中国的“于连”——高加林似乎给人一种异国文

化下别样“情态”。

高加林的人生是在一句近乎哲理,同时也是无法逃脱的命运“魔咒”下开始的。“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柳青的这句话就成了高的悲剧预言,所有的情节都可以视为对这句话的演绎。演绎的程序大概如此:去职——务农——进城——返乡。高并不是一个没有能力之人,反而因一次采访的经历受到上级的重用和赏识,但这并不能阻止悲剧的发生。命运已经做好了铁网准备捕获这个城乡交叉地带的叛逆之子。在这场命运斗争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高加林的主动向命运的冲击,而是皮影戏中的木偶一样任凭着各方的“摆布”。离开教师的岗位、恋爱、进城工作、返回农村这一切的事件中,我们看到高加林的“无为”(如果说他有过主动地选择的话,那应该就是断绝了和巧珍的爱情。)。在这里,我们时常发出感叹,惋惜高加林的悲剧和深问作家的创作心理,被动式的、接受式的高加林传达了作家的何种感情和“选择”?

高加林的“无为”和路遥的“选择”,都不可避免的带着时代的印记和作家的个人视域。

笔者细读文本,在巨大的道德评判的话语下,找到了政治话语的踪迹,虽然它是如此的“小心翼翼”。在操作高加林命运的道路上,政治形态一直是个梦魇,跟随着、引发着故事的开端、展开、直至结局。从高加林去职,到进城工作,可以说“败也权力,成也权力”,而高在政治权力面前的“无为”,遭受“摆布”,似乎在传达着一个信息,农村的政治权力是左右人们命运的很大推力,善待、慎用权力,构建更为健全的法制,剔除农村存在的权力——人情、官本位思想的紧迫性。高加林的“无为”正是巨大压力下的农村图景的再现,在无为的背后是农村小知识分子的官本位思想的压抑,他所代表的是农民们对权力的恐惧和无奈,向往和追求。而作家路遥的“选择”是在道德上给予高加林行为的评价,这个评价最后是由道德老人来完成的。路遥极力的维护着市场经济冲击下的农村淳朴的品德,并通过对高的行为的指证来获得某种认同。正是作家笔下主人公的“无为”,我们看到了作家所“极力”维护的和压抑的道德和政治话语的矛盾。矛盾把高加林撕裂着,隐在的政治话语把高加林的命运任意摆布,显在的道德评判把高加林推上了道德的审判台。

我们看到了作家的挣扎,所极力张扬的道德话语并没有把高加林置于读者的审判台上,相反,读者却发出了向被政治话语捉弄者的同情。作家的“选择”,有着自身的话语的认同<sup>[3]</sup>,在路遥的心理认同上,农民的生存在着原始的价值归一,那就是通过个体的奋斗来达到自己追求人生成功的目的。这一点在《平凡的世界》主人公孙少平的身上表现的最为明显:少平正是放弃了通过女人的裙带关系获得社会资源这一途径,在内在深度上,这和他的矿区生活经历有关,也和他的道德认同取得了内在的和谐<sup>[4]</sup>。路遥的令人敬仰之处即在于此,同时,在反映巨大的时代话语面前路遥似乎有点显得“拘谨”了,传统农村政治话语还在不停地游荡在文革后的一群农村知识分子身边,他们艰难地迈着自己的步伐,追求着生活的“真理”,或者说是“理想”。路遥看到了政治——人情系统所建构的官本位对他们的压抑,使这些城乡交叉地带的群体们只有仰望那相对繁华和充斥着各种“资源”的城市。在乡村与城市间搭建更大的鸿沟,稍有逾越,便会接近“道德”的底线。

路遥的骨子里有着陕北人的淳朴和道德的因子,同时陕北也限制了路遥成为世界级作家的可能性。政治和道德话语交织的高加林们,本应着力点是把苦痛的挣扎放在政治的话语下反映悲剧的历史图景。而我

们作家笔下的高加林却显得木偶气十足,活像个皮影人,在已经“规定”的命运下,表现“无所作为”。作家的意志代替了主人公的行动,顺着设定的路线走向命运。高加林的“无为”,正是时代政治话语下的悲剧,而作家把悲剧之因归结于道德的背叛的“惩罚”,正映射出作家在复杂的话语时代的自我选择,这不仅成就了路遥,同时,任务成功的背后是对令政治话语的压抑和摒弃,阻止其向更高的文学之路迈进。我们相信,这不仅是作家的自我话语认同的选择,同时,时代也要求他这样做,他别无选择。我们在纪念路遥时,期望后学们沿着他所开辟的道德“审视”之路继续前进,而且发掘那被压抑的政治话语,创造另外一个文学的言说方式,创造另一世界。

#### [参考文献]

- [1][4] 李建军, 路遥十五年祭[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7.
- [2] 雷达. 高加林的人物形象讨论[A]. 路遥研究资料[C].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
- [3] 傅翔. 灵感: 苦难和良知的精神[A]. 路遥评论集[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责任编辑: 王云江]

## Gao Jialin's "doing nothing" and Lu Yao's "choice"

LEI Qian - h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 Jiazhuang 050000, China)

**Abstract:** By reading lu yao's novel *Life*, from the hero of the tragedy, Gao Jialin, this paper ponders its "doing nothing" behavior from two aspects: on one hand, because of the repressed political under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rural era; On the other hand, it's because of the writer's "choice", a intertwined in the struggle between political and moral discourse, presenting a morality tendency.

**Key words:** "Life"; doing nothing; choice

(上接第 76 页)

##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for the prosperity of southern military academy's development before the Civil War

CHEN Jun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Before the Civil War,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was not only in numbers far greater than the North, and its social value was more worthy of attention. Undoubtedly,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ern Military Academy has much to do with its special location, frontier environment and the traditional military concept. More importantly, Southern slave - owners need to use military force against North slavery abolitionist movement and maintain the slavery economy, Emerging Middle class in southern have special needs for their children's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special advantages of the southern military education, all boosted this period southern military academy prosperous development during this period.

**Key words:** military academy; slave owner; middle class